

HAIKOU
NUREN

阿 红 著

海口女人

海口女人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GWENYICHUBANSHE

HAIKOU



海口女人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GWENYI CHUBANSHE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口女人/阿红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5

ISBN 7-5354-2336-1

I.海…

II.阿…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863 号

责任编辑:李新华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明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7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1798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1. 好日子	1
2. 黑蜻蜓	19
3. 童 言	40
4. 改 变	63
5. 农村包围城市	85
6. 不 懂	107
7. 暑 假	128
8. 命 运	148
9. 地 震	167
10. 非常日记	187
11. 回 归	209
12. 大为已经来了	231
13. 匕首闪亮	250
14. 别 离	269
15. 她箍住了太阳的腰	288

16. 我要气死你	306
17. 非常年代	326
18. 我的月亮	347
19. 海口不寂寞	369
20. 开 始	389

1. 好日子

1995年12月28日，这是个好日子。椰城海口阳光灿烂，海风温存。子月一大早就和朋友们约好，参加大梁和惠子的婚礼。

下午五点钟，子月刚刚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领离婚证，子月叫它“绿卡”。有了这个暗绿色的印着国徽的小本本，她就是围城外自由的女人了。城外没有人等她，什么时候再进城也许是很遥远的事，也许再也不想进去了。谁知道呢？

子月只有一种得到解放的舒展，就像在闷罐车里憋了好久才出来一样。她甚至有些贪婪地呼吸着这不一样的空气。多年的别别扭扭，今天总算为这段婚姻划上了句号，尽管这一过程充满矛盾、痛苦、甚至屈辱。她知道，此时的大信则是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来俯视她的，他极力掩饰着内心的动荡，他的瘦削而白净的脸上分明有一层激动的光，他的心被暂时的满足和欲望充斥着。

当然，子月也得承认，自己是失败了。但并不是败给了

大信或那个叫阿柳的女人，而是败给了自己毫无保留、毫不设防的天性。朋友们都说她是个既无害人之心、亦无防人之心的傻女人。也许是这样。她认定，大信将来要为自己的幼稚付出代价；而那个叫阿柳的女人，或许能得到她想要的东西，但也会得到她不想要的东西，或许后者比前者要多得多。

半个月前的那个上午，子月和大信去办离婚手续。办证的阿姨扶住她的眼镜，用一口典型的海南普通话问：“想好了啵？给你们半个夜（月）的席（时）间考虑。言（原）来戏（是）一个夜（月），现在离的太多，改成半个夜（月）。你们先回去，想好了再来。”

阿姨说完还特别看了子月一眼，这一眼的意思当然是很明白的。这让子月有些感动——她总是容易被感动——尽管她不需要这种同情，她还是觉得这个阿姨是个善良的阿姨，没有因为工作的原因麻木了自己的情感。她还以为，现在搞改革还是挺深入的，把离婚的时间都缩短了一半，这也是提高办事效率的一个方面吧。

所以，子月对阿姨说了声：“谢谢您，半个月后我们再来。”

大信却没有想走的意思，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上班都很忙的，我们都想好了，麻烦您现在就帮我们办了。”

阿姨斜了大信一眼：“很忙戏（是）啵？很忙还有闲功夫闹离婚！看样己（子）你像个读书人，半个夜（月）都不能等了，你懂不懂规矩？”

这个阿姨当然不知道，她是在对一个处长讲话。

大信的脸红了——他总是爱脸红，这一点与他的处世方式极其矛盾——透着隐隐约约的失望。

子月的心倏地生起一丝悲凉，但很快就被一丝慰藉所代替：这么多年大信也没有了解她的秉性，她更加坚信，与大信分手的决定一点都没有错。

她安慰道：“大信，你放心吧，半个月后我一定来，你不要担心夜长梦多。”

说完这句话，子月似乎是昂首挺胸地出了门。

她看到一个姑娘勾着小伙的胳膊进了门，脸上的笑容很有立体感。很显然，他们是来领结婚执照的，子月叫它“红卡”。她还暂时拥有红卡，半个月后她的红卡将换成绿卡。红卡鲜艳的颜色与绿卡对比强烈，它们代表迥乎不同的两种身份，前一种被叫着“有夫之妇”，后者则是“离异的女人”，无论哪一种她都觉得有点怪味。

绿卡没拿成，吃午饭的时候大信对子月说他下午要去北京出差，大概半个月时间。

他说这话的语调很低，他并没有看她，只是不断地扒着碗里的饭粒。

她想，这时间也够巧合的。但他去哪她不想知道，这已经不是她分内的事了。大信也可以不跟她说这样的话，他这样说应该是出于礼貌，毕竟他和她还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

大信并不是出差，子月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撒谎。她和他同一个单位，刚才，他处里那个外号叫“马屁”的人碰到她还问：“李处长休公休假，是不是要带李太太去哪里潇洒呀？”

子月不喜欢先生太太这样的字眼，洋不洋土不土、古不古今不今的。所以她对这个“马屁”又生出一点厌恶。

这么多年大信从未休过公休假，就连儿子淇淇出生也没有。为的是在工作上表现积极，好入党好提干。这很好理解。男人总是要有事业心的，尤其是大信这样的男人。他从小备受欺负，他父亲让他读书的目的就是想不再受欺负，不再受欺负最好是有个一官半职。大信现在初步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三十岁就做了两年的处长，跟他打招呼的人比以前多多了，有的他并不记得名字。也许做处长的感觉挺好，大信的脸色与做处长以前大不一样，如果说以前是一脸的倦怠，那么现在则是一脸的庄严，他总是带着这种庄严回家。

子月忽然意识到，大信迫不及待动用公休假并撒了谎，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难道就在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真的有别的女人和他好上了？据说，最让男人心急的莫过于女人，最让男人弱智的也还是女人，莫非真是这样？

但他们不是说好要好好分手的吗？就差半个月时间大信就等不及了？就是有了别的女人，到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说谎。换了是她，一定会明明白白地说出来，这样痛快多了——自己痛快，也让别人痛快。

大信下午去了深圳，这与他自己说的显然是南辕北辙。从深圳反馈过来的消息准确无误，有个叫阿柳的女人已经出现。

反馈消息的是大为。

大为在电话里傻傻地问：“子月，你不是大信的老婆了？我碰到大信带了个女人，说叫阿柳，又老又丑的，这是怎么回事？”

子月沉默了一下说道：“这有什么奇怪的？现在换老婆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正在不是，半个月后彻底不是，那个女人也许是。”

子月宁愿相信他们好好分手的约定，也决不相信大信会跟别的男人一样先加后减。但大为的电话让她不得不怀疑自己的天真，她没有想到，就在前不久跟她赌咒发誓的大信这么快就在同学的感觉里更换了老婆，偏偏又叫大为给撞上！

她有些气愤起来。既然大信这么不守信用，她总要有有点回应才好。但她一时还真不知道怎么回应才恰当。拖他吗？只有两个结果：要么拖得两个人都没脾气了，再凑合下去；要么拖得像敌人，两败俱伤，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在闹离婚。这是如今离婚的基本模式，没什么意思，她不想这样。

本来是她先要离婚的，既然大信那么心急，自己何必这么残忍？他那个瘦样子，这么多年忙得白头发都有了，要拖下去恐怕不行。何况，他还是淇淇的爹，他们也还有同学关系。何必不成全他？至于那个什么阿柳，管她丑还是老，大信如果想要尽管要去，反正离婚后大信不可能不找老婆。

这么一想，子月的气平了许多。

大为还在电话里问为什么，子月对着话筒喊道：“不为什么！现在的事哪里说得清为什么？”

时间就是个魔术师，不断变幻着生活的形式。当年，大为、大信和子月是高中同班同学，大信坐在她前面，大为坐在她后面。

大信少言寡语，一整天不舍得离开课桌，刻苦得让同学们嫉妒。

大为喜欢搞小动作，常常把子月的书和笔记本偷偷拿

走，又偷偷送还。他说：“江子月总是拿着本厚厚的书看得津津有味，还那么喜欢做笔记，真不可思议。”有人提议说：“你拿过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子月先不知道是大为在捣乱，闷着头找了半天也找不到自己的东西。她听到有男生在“哧哧”地笑，知道有人做了手脚，就故意大声说：“有谁拿了我的东西，请赶快送还，否则以偷盗罪论处。”

后来她就躲在走廊边上侦察情况。她看到大为勾着腰往她的桌子里放东西。等他放好了，她就大大咧咧地进去，也不理会什么。她还看到黑板上有相关的“新闻”发布：某某同学偷看某某同学的笔记本。

上课之前发布“新闻”的人忘了擦黑板，班主任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不务正业，警告下不为例。

大为从此明白了为什么语文老师总是抑扬顿挫地评点子月的作文。

大为和大信处得比较好，大学也都在武汉上。大为上武大，大信上财大。子月不知道大为也喜欢自己，只知道大信对她很执著。在大二快要上完的时候，她答应了大信，做了他的女朋友。按照当地的习惯，女朋友等同于未婚妻，互相走动人家就不会说闲话了。个子比大信高出一头的大为，据说为此偷偷气恼了好长时间。

子月和大信结婚的时候，大为也去了。他说了一通酒话，说看在他和大信是好朋友的分上他没有和大信明争，他一直在暗暗等子月，只要她一天不结婚他就等她一天。他说他终于没有等到她，他打算要找一个和子月一模一样的姑娘做老婆。

大为后来真的找了一个和子月模样很像、也是独生女的姑娘做了老婆。还特地把那姑娘带给子月看，问像不像。

“早知道这样，我就该死皮赖脸把你抢到手！”

大为在电话里的声音比当初勇敢多了。

子月接着他的腔调说：“当初你如果有这样的勇气，我的历史很可能改写。”

“要是我现在有勇气呢？”

“留着多爱一点小霜和妮妮。我现在倒认为做一个单身女人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子月觉得自己说这话的口气，除了有点马列主义老太太的腔调外，还有点英勇悲壮的意思。

小霜就是和子月长得极像的人，大为的老婆，妮妮是她们的女儿，比淇淇小一岁多。

现在，子月终于把绿卡揣进包里了，她丝毫没有让大信觉察出她内心的变化，她还暂时不想让他知道她已经知道阿柳的存在，她想让他心安一点，同时也让他自信一点，不因为自己的谎话又添了几根白头发。她总是在该冷静的时候冷静得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

领证回来的路上，大信对子月说：“以后有什么事你还是找我。”

大信说这话的口气很有些领导的优越感。但子月认为大信不应该用“还”字，这不准确。除了自己来海口是大信跑的调动，她再找不出其他的事来。为老婆跑调动本是做丈夫的责任，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需要在历史上大书一笔。如果不是他老婆，她到海口干什么？再说，她是独生女，她爸

妈的收入也还不错，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曾给他添麻烦。她家的亲戚有的也想过找大信，但一开口就被她爸包公似地挡了驾。

“谢谢你，大信。”子月微笑着，轻轻地吐出自己的意思：“我会的，我知道，你还是淇淇的爹。”

这么多年大信忙得屁颠屁颠的，根本顾不了淇淇，淇淇像个没爹的孩子。这也是子月不放心把淇淇交给他的一个原因。现在有点时间，他又要如此心急地顾及阿柳了。她想，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求大信的话，那一定是为了儿子。大信到底是个处长，处长还是可以办一点事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不是她可以否认的。或许大信以后还会升迁，升迁得越高，办起事来越容易。即使他不想办，也有人帮他办。这是硬道理。

在子月看来，大信在工作上的原则性还是很强的，并不是当了一点官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他那个处还是比较有油水的，不管是当科长还是当处长，他并不为难来办事的人，了不起被请几顿饭，送的东西和钱是不要的。他要是耍了，不说别的，就是当初把几万块钱的原始股收下来，她现在兴许也能讨个便宜，不至于在协议书里每月只要淇淇的一点生活费。大信是财大毕业的，又读了研究生，他知道股票是什么东西。后来那股票可是几十倍地往上翻，多少人接着了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连一些不知股票为何物的人都懵懵懂懂地“发”了。

这些年子月也见过不少官，有的比大信的官更小，可那嘴脸简直是倒过来长的，不知道哪是天哪是地，管一芝麻大点事喉咙里就伸出爪子来。

子月以为，经过半个月爱的滋润，大信应该红光满面、神采飞扬才对。没想到眼下的他比半个月前更加疲倦和消瘦，这让人不好理解。

她只能问：“你是不是病了。”

大信用手按了按左额：“我的偏头疼又发了。”

子月没有想到大信会带病坚持来拿证，而且是一下飞机就给她打电话，要她马上去民政局。

本来今天子月说好早点去陪惠子的，大信也不是不知道大梁今天做新郎。她对大信说明天再去民政局吧，迟一个半天应该没什么影响。但大信还是坚持说就今天，今天没什么不好。

是的，今天没什么不好。大信的精神实在让人感动，一股怜悯之情竟袭上了子月的心，她想明天可能还得为他煲点汤，但她不会再帮他揉一揉捏一捏。不是她不开明，她宁愿说是自己太小气，她怎么可以再碰这个已经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呢？或者说，她怎么可以再碰这个正在碰别的女人的男人呢？尽管这个男人还暂时不会搬出这个家，还有一段时间和她同在一个屋檐下住，同在一个锅里吃。

好了，明天的事明天再说，现在她该去参加婚礼了。

子月换了一身紫纱长裙，坐进了“的士”。

子月平常不大穿长裙，今天她穿上了自己最喜欢的长裙，当然是为了尊重好朋友。惠子也最喜欢看子月穿这条裙子，说颜色、款式等都适合子月。它花去了子月半个月的收入。

子月从不化妆，今天依然如此。她觉得自己还没有到需

要借助化妆品来留住岁月或掩盖岁月的时候。也许再过五年，十年，或者更晚些，她会有的。这一点她有足够的自信。如果不是婚姻的不和谐，她看起来会更年轻。如果说有什么秘诀，大概是喝汤的好处，她煲的汤总是让朋友们赞赏。海口的美容院生意一直不错，有的有钱的太太几千块钱一张月卡，频频光顾美容院，仍然掩饰不住憔悴的心灵。子月认为，如果想美容的话，还是“攘外必先安内”。最要保养的应该是心情的保养。如果心情不好，再怎么美容，也是徒劳无功的。

“的士”停在南庄酒店的门口。这个外表一点都不起眼，甚至有些笨头笨脑的酒店，里面却装饰得富丽堂皇，海鲜野味做得也很地道，生意一直火着。据说这里的老板原本是个农民。看来农民真要做起来，也是挺牛的。

婚宴设在总统厅。纤巧的惠子身着洁白的婚纱，显得玲珑剔透，妩媚可人。新郎偕大梁白白胖胖的脸上笑容可掬。

今天也是惠子二十五岁生日，大梁把婚礼定在今天，其用心不言而喻大梁正是三十而立，与他的同学们比，他是结婚最晚的一个。一是当了老总太忙，二是等惠子。惠子在北大上大一的时候，大梁研究生快毕业了。大梁自从在北大见过惠子一面，就魂不守舍了。大梁最终能把这朵校花等到自己的怀抱，也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如今，事业有成，伊人相伴，大梁怎能合得拢嘴呢？

亚洁今天理所当然地做了伴娘。她冲着子月的耳朵问：“你说好早来的，怎么这么晚？”

“处长突然找我有事，走不开。”

亚洁当然不知道子月说的处长是指大信。

子月拉着惠子的手：“惠子，真对不起，突然有事，来晚了。”

“不晚不晚，快请坐。”

“大信呢？”

“一会就到。”

其实子月也不知道大信为什么没到，她这样说的不想让大梁失望。在朋友们还不知道他们领了绿卡的情况下，仍然会把他们当成夫妻。她只是想到大信该不是头疼得厉害吧，那样也该打个电话来。

小雨和余丹也怪子月迟到了。小雨是子月来海口交的第一个朋友，在大信那个处，和“马屁”是一个科。余丹是亚洁的同事，因为亚洁的关系，余丹也和子月、惠子、小雨成了好朋友。

婚礼开始。主持人王贵是大梁公司的法人代表，这个法人代表其实是个甩手掌柜，平常什么事都懒得管。

王贵和大梁是中学同学，没有上过大学。他在海南有一棵“大树”，很想干点事，又觉得自己不行，就想到了大梁。大梁正苦于资金不足，就答应了。

伴郎童新是大梁的财务经理，原来和亚洁一个公司，通过大信认识了大梁，被大梁挖过来了。

新郎新娘开始敬酒。数只酒杯一拥而上，发出一阵愉快的脆响。

“大梁、惠子，认识你们我真快乐，祝你们恩爱一生，也愿我们这些朋友白头偕老！”

子月将红酒一饮而尽。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勇敢对付酒，尽管里面加了雪碧。

小雨低声问：“子月，你不怕醉了？”

“今天醉一回也应当。”

没有人知道子月是刚拿了绿卡来参加红卡的活动，她也不想把这个消息在这样的时候告诉自己的好朋友，无论怎么说这都不是个好消息。

婚礼快结束了大信也没有出现，这对大梁来说太意外。大梁与大信大学、研究生同窗共室七年，吃、穿、用不分彼此，又一同来海口闯荡，一个做了总经理，一个做了处长。大信说好今天一定赶回来凑热闹，到现在也不见人影，大信到底怎么了？

大梁的手机终于响起来。“大信吗？你在哪里……好，好，你有急事就先办，这里有子月做代表就行了。”

子月想说自己代表不了大信，只代表自己，但她终于没有说出口。她有一种预感，一定是那个什么阿柳来了。要不，就是天塌下来大信也会来参加婚礼的。

她的预感一点都不错。婚礼快开始的时候，大信正开着自己处里的“三菱”去了机场。那个叫阿柳的女人真来了，她已经等不及了。她渴望男人，一接到大信拿到绿卡的电话，就激动不已，马上买了机票，临上飞机时给大信打了电话。大梁接电话的时候，大信已经接到了阿柳，但大信还没有胆量带阿柳来参加婚礼。他还来不及编好理由应付这种局面，这对朋友们来说太突然，更何况他还要讲一点领导干部的风度，不让别人拿他跟某些一夜之间暴富起来包二奶的大款一样看。他也不至于撇下阿柳独自赴宴，这也不符合逻辑。他们住进了滨海大酒店，去检验绿卡并迎接由此而产生的快感去了。